



牛羊日曆

唐劉軻撰



太和九年七月一日甲辰貶京兆尹楊虞卿為
虔州司馬虞卿字師皋祭酒寧之子弟漢公兄
弟元和中並登進士第二十年來上撓宰政下
干有司若黨附者朝為布衣暮拾青紫其或能
輸金抽璧可以不讀書為名儒不識字為博學
傳業乃白居易六帖以為不語先生常曰人生
一世成童之後精氣方壯遽能結客交遊識時
知變傾心而北事三五要人可以不下床使名

譽若轉丸走坂又何必如老書生輩矻矻於筆
硯間暗記六經思溺詩賦髮白齒落曾不沾寸
祿而飢窮不暇如此豈在讀書業文乎由是輕
薄奔走以關節緊慢為甲乙而三史六經曾不
一面風俗頹靡波及舉子分鑿競路爭趨要害
故有東甲西甲之說主司束手公道盡矣其或
遇文儒之士則拱默峭揖深作城池其私約束
自知不以文學進取有敢出書論文者罰之無
赦常嫉不附己者令其黨赤舌而攻之輦下謂
三楊為通天狐三十餘年為朝廷之陰蠹

駁守明州刺史李宗閔可處州長史馳
驛

宗閔字損之故宗正卿翔之子與牛僧孺
更相阿和抽擢私昵廣納貨財俸門大啟而公
道喪矣僧孺外唯簡默內多詭詐甚竊當時之
譽辛秘為考官時以女妻之有應科目人楊承
和當秘為考官特與登科第中書覆落承和甚
感秘恩一曰乃為內官以至朱紫秘不之知元
和中秘為禮官習禮於宣政殿方與承和相見
具曰座主記得門生否既知之曰老夫不忘也

有一子壻仰累承和且言於帝呼為牛即乃磬
室相結元和末僧孺又引三楊與承和結識穆
宗之立也承和有定策之功僧孺預為洎承和
掌樞密僧孺不數年登台座李逢吉惡其為人
常視之咸呼為丑座或為太牢僧孺乃與虞卿
兄弟驅駕輕薄毀短逢吉又惡裴度之功曾進
曹馬傳以謀陷害虞卿又結李宗閔宗閔之門
人盡驅之牛門此外有不依附者皆潛被瘡痍
遭之者謂之陰毒傷寒故京師語曰太牢筆少
牢口南北東西何處走太牢僧孺少牢虞卿又曰門生故

吏不牛則李又曰丑侯矐矐反女江多用半裴僧言

孺取人多取登朝及宗及宗閔為相又引僧孺

凡在宗閔門生雖卑冗不周歲皆至大僚自云
內有奧主謂承和也凡在朋黨四十餘人僧孺新昌

里第與虞卿夾街對門虞卿別起高榭於僧孺
之墻東謂之南亭列燭往來里人謂之半夜客

亦號此亭為行中書裴度太和中再在中書薦
引宗閔宗閔既得志長諧度謂人曰養蝦蟇

得水病報其附下周上如此

十四年丁巳出司封郎中楊漢公為舒州刺史

寶曆中李愿太慰晟之子也早以勲蔭入仕累任方面性甚奢豪而多内寵晚得一青衣乃色中之尤者乃字之真珠意取季倫绿珠未臻於此及愿年老真珠轉名著乃謀於親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愿今老矣乃家藏一女寶曾不上聞恐非臣子所宜如得一善文者若登徒子能状其妍艷希一表以進吾死無恨矣其所親乃求表於漢公漢公辭不能文乃告於虞卿虞卿欲自圖之曰須一見俾容態誌在吾目然後可以操文愿從之虞卿一見此姬恍

終不可得乃話於僧孺方持國柄且曰

吾能教之亦何必上聞虞卿曰愿意已

决矣相公若直取之恐不如意若計取之萬得也乃薦漢公為行人曰是子掉三寸舌能易人五臟僧孺然之漢公乃往見愿曰竊聞司空欲貢一妓誠有之乎愿曰然漢公曰竊為司空危之愿驚曰何至危也漢公曰今主上春秋鼎盛後宮如西子者数千司空方更一真珠投之何異擲一米於太倉乎若真珠承寵上意勢傾六宮必責司空久自寵憐歷年不進

退思之乃為司空危矣愿翻然曰奈何漢公
曰大凡尤物必能禍人真珠進與不進恐終與
司空為禍然向外竊知司空欲進此妓久矣一
日罷之人必謂司空惑溺而未能捨也為司空
計不若別與一人愿曰誰可與也漢公曰牛相
訪求一美女久矣今司空不過求大鎮冀欲回
天心不若將與牛相牛相得妓司空得鎮不亦
可乎愿乃甚悅乃以真珠歸牛僧孺漢公遂為
狎客以真珠為賞心之具雖公卿候謁四方有
急切要一見而終不可得故京師號虞卿為宰

相牙郎蓋由此也

右太和九年秋季牛羊揚一作日曆其後有
檀欒子皇甫松續紀云太牢作周秦行紀
呼德宗為沈婆兒謂睿真皇后為沈婆此
乃無君甚矣承和公私之事必啟太牢而
後行世傳太牢父事承和諸犢又父事叔
康乃好事之說過其實也八曰陳留崇寧
監伯宇記

圖書

北京圖書館藏

牛年

五

